

明海州史小錄

刻海州志跋語

路慶辛未承乏海州

命下之日伏謁銓部猥蒙宣示云海之民疲矣

守之缺久矣宜亟往治之余以謏劣深懼弗

堪遂就車道齊魯之墟以達州之西境榛莽

極目茅茨無烟卽民所止聚而名爲鎮者亦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PDG

明海州史话

朱炳旭 著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海州史小录/朱炳旭 著. —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2003.6

ISBN 7-5371-3239-8

I. 明… II. 朱 III. 历史-中国 IV. 168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02024 号

明海州史小录

朱炳旭 著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发行

(乌鲁木齐市胜利路 100 号 邮政编码:830001)

山东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大 32 开 8.5 印张 200 千字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200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1000

ISBN 7-5371-3239-8/F·273 定价:16.00 元

目 录

明防倭重镇海州	(1)
从备倭指挥到东海把总	(8)
明代海州城的修筑经过	(10)
云台山明代防倭烟墩	(14)
晚明腐败的云梯关	(17)
海州儒学修建经过	(18)
明代海州书院的发展	(23)
明代海州佛教寺院概况	(26)
明代海州的关公崇拜	(33)
明代的双龙井	(37)
明代海州的自然灾害	(39)
明末淮盐的一段痛史	(42)
明清之际海州风俗谈概	(44)
明清交替时期的海州社会状况	(50)
明清易代中的海州妇女	(58)
明末海州人民的抗清斗争	(61)
明季海州生命和物质损失情况窥豹	(64)
浅谈云台山成陆的人为因素	(66)
曾秉正与朱元璋	(70)
明海州首任知州陈德辅	(72)
明初海州良吏	(75)

明初海州两位将军家世辨误	(77)
曹杰行年小考	(82)
随建文帝出亡的海州人	(84)
明英宗贤后钱氏	(86)
正统初年的海州义民	(88)
林廷玉在海州的活动	(90)
将门虎子张柱	(93)
胡珪引进佛郎机史事发微	(95)
吴承恩与即林园关系之我见	(101)
直面民间疾苦的郭御史	(107)
王同主海政绩述略	(108)
高公岛戚继光碑刻辨伪	(112)
嘉、隆政局中的胡应嘉	(113)
天柱建县第一人——朱梓	(116)
棋圣朱晋楨是南城人	(118)
书画家陈维恭	(120)
张献忠出生于海州?	(121)
袁时中的小袁营在海州一带的活动	(122)
几个反对明末农民战争的代表人物	(124)
民族英雄刘肇基	(126)
阎尔梅海州行迹考	(131)
陈老莲到过海州?	(134)
南明英烈袁鼎	(136)
郑芝龙“望天迎佛”碑是假古董	(138)
明遗民赵昌祚	(140)
晚明海州文武双杰	(142)
《金瓶梅词话》作者新考	(144)

情系桑梓的张朝瑞	(156)
张朝瑞的家教	(160)
王鸣鹤与云台山	(162)
王鸣鹤与黑奴贸易	(165)
《明实录》王鸣鹤史料辑录	(167)
王鸣鹤唯一存世诗	(169)
桂林王鸣鹤诗刻	(171)
 海州刘氏家族与崇祯皇帝的关系	(173)
云台山刘文火沼遗迹真伪辨	(179)
崇祯皇帝外婆家居云台?	(186)
海州刘氏家族大结局	(189)
 傅山与海州	(192)
傅山到海州的路线问题	(195)
 小说《续金瓶梅》与海州的因缘	(197)
丁耀亢云台山避难始末	(200)
丁耀亢的政治态度	(204)
《续金瓶梅》中的云台山及其旅游业	(206)
朱寒村的来历	(209)
大村地名漂移考	(211)
二苏碑小考	(213)
 云台山三元宫与明皇室关系考	(215)
三元宫名称之嬗变	(220)
《大仙庵游记》反映的史实	(224)
陈增与云台山	(227)

宦官在晚明云台山佛教兴盛中的作用	(230)
宦官与延福观	(232)
诗与晚明云台山佛教的兴盛	(235)
云台山开山祖师德证	(242)
无相禅师葬何处?	(244)
云台山一名是借来的吗?	(246)
云台山的两个百岁老和尚	(251)
半山园,海州第一座私家园林	(253)
锦屏山之得名	(255)
海州的虎狼	(257)
卢石山野马	(258)
《海州区志》订误	(259)
后记	(262)

明防倭重镇海州

—

从明朝建立之始，中国沿海一带就经常受到倭寇的侵扰，而当历史发展到明中叶时，倭寇对中国东南沿海的侵略则成了明朝的一大忧患。美国学者黄仁宇对此很不理解，他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写道：“在十六世纪中叶，日本这一个岛国能够严重威胁本朝东南沿海各省的安全，这种现象是很难理解的。合乎逻辑的倒是本朝的士兵应该越海进攻日本。”

这种奇特的历史现象的发生有其深层次的政治、经济背景。谢承仁先生在《戚继光》一书中说：“从十四世纪末开始，明朝和东方邻国日本的封建经济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就刺激了两国贸易的扩大。当时双方的贸易主要采取日本入贡及明政府赏赐的方式在两国政府之间进行。为了防止走私和骚扰，明政府对两国之间的贸易作了严格的限制，贡期、船数及人数都有规定，贡船还必须由明政府颁给日本政府的勘合（贸易执照），并且不得携带武器。”但到正德、嘉靖年间，勘合条约已经限制不了日方的行为了。

日本在一三三三年以后，长期处于南北分裂的局面，到一三九二年北朝的足利氏征服了南朝，因内战失败而丧失军职的南朝武士流亡在海岛上，成为无业的浪人。他们勾结九州一带的不法商人，还利用一部分破产农民，合伙坐船到明朝沿海地区来，时而进行走私，时而进行抢劫。这是明朝初年的倭寇来源。十五世纪后期，足利氏政权名存实亡，日本进入新的群雄割据时代——战国时代，兼并战争不断发生。各地的封建藩侯和寺社（寺院大地主）为

了加强自己的经济实力,解决国内战争带来的财政困难,并满足自己的贪欲,他们根本不愿意受明日两国政府间正常贸易渠道——勘合条约的约束,而是采取非法的海盗行径,支持并且组织自己境内的浪人和商人渡海到中国来掠夺物资和财富。甚至其政府来明的贡船也假入贡之名进行海盗活动,这样,倭寇就比明初大大地猖獗起来。在明朝方面,从英宗正统年间开始的明朝统治的危机,到武宗正德、世宗嘉靖年间发展到十分严峻的程度,给倭寇大举入侵造成了便利条件。

倭寇的侵略给东南沿海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损失,关于这方面情况真是史不绝书。由于明朝当时集中力量防备北方的俺答,沿海武备废弛,有时几个人一小队的倭寇就可以长驱几百里,杀人放火,无人能抗。就江苏而言,从嘉靖二十四年(一五四五年)开始,倭寇前后作乱长达三十年之久。在这期间,倭寇一次打到南京,两次占领淮安。嘉靖二十四年(一五四五年),倭寇掠苏,劫芜湖、太平,直犯南京。三十七年(一五五八年)五月,倭寇侵犯扬州、天长、盱眙、泗州,一直打到淮安。三十八年(一五五八年)四月,倭寇入通州,再犯淮安,据庙湾(今阜宁)。所到之处,奸淫掳掠,无恶不作,人民苦不堪言。

二

考之海州史志,只发现有小规模倭寇入侵,没有深入腹地数百里的记载。其中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原因是海州作为一座军事重镇,令倭寇望而生畏,不敢轻易涉足此地。海州地处中国脐部,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隆庆海州志》论其形势曰:“东滨海道,西接徐邳,北控齐鲁,南蔽江淮。沧海渺弥,茫无际汇。高丽、百济、日本诸国直其东,风帆之便,不测可至。”《康熙海州志》又论曰:“海州南通江浙,北达登莱,古来用武之地。”这样一处战略要地,明朝政府从一开始就十分注意经营,建立起了一座海防重镇,有效地阻止着倭寇取道海州对广大中原腹地进行侵扰。

海州作为防倭军事重镇首先表现在军事防御体系的严密方面。据清初海州知州刘兆龙《东西守御二所并屯田纪略》一文记载：“东西二所之设，盖缘本州郡城逼处海边，东海孤悬海上，地当要冲。前朝洪武年，倭警与海寇交讧，故于淮安卫八所之内一分中所守御海东，一分中前所守御海西。东所有南北二城十四墩，明朝奉行增筑四墩，共一十八墩；西所有州治、仓库，十三墩，又奉行该有司增筑三墩，共一十六墩。皆分派军丁操防城池，了望墩台，从不领运。”说明明朝甫建，便为防倭事，在海州设立了守御东海千户所和守御海州中前千户所。两所官军专司防倭军事，免其领运。

二所驻地规格较高，建筑规模与州治相当。据《隆庆海州志》记载：“守御海州中前千户所，在州治北。洪武二十三年创建。正厅三间，抱厦三间，后堂三间，穿堂一间，左右厢房各三间，东西司房各五间，镇抚厅三间，库房三间，监房三间，仪门三间。”可见规模不小。又有军器局（兵工厂），“在千户所西。弘治六年，千户王铠创建。正厅三间，东西造作房各五间，门屋三间。”还有军器库十二处，用以储存武器。为了训练士卒，西海所又建教场一所、演武亭三间，另有耳房一间、厨房一间。守御海州中前千户所（西海所）不但负责海州州城的军事防御，而且是军火制造的后勤保障基地。

守御东海千户所的规格与西海所相同，《隆庆海州志》载谓：“在东海城十字街东。洪武十七年，千户黄寿创置。正厅三间，抱厦三间，后堂三间，穿堂三间，左右厢房各一间，东西司房各五间，镇抚厅三间，库房三间，监房三间，仪门三间。”与西海所房间数量相等，不同之处在于东海所左右厢房少了两间，而西海所的穿堂少了两间。

由于东海所防守的是东海岛（后称云台山，清康熙年间与陆地相连），方圆三百余里，大小一百三十六个山头，地域广阔，故东海所在岛中建立起了一系列营寨，构筑起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它们是墟沟营寨、宿城营寨、东海营寨和西石岛水师营寨。据《隆庆海

州志》记载：“墟沟营寨，洪武二十六年，守御千户杨从益开创，正厅三间，后堂三间，左右耳房各一间，东西司房各三间。”除了这些设施，墟沟营寨尚有教场一所，演武亭三间。“宿城营寨，洪武二十六年，守御千户杨从益创建。正厅三间，后堂三间，仪门一间。”此营亦有教场一所，演武亭三间。

东海营寨情况《嘉庆海州直隶州志》有载：“《陈志》有二寨，洪武二十六年守御千户杨从益设，去东海城东北八十里。”表明此处有两座营寨，可见明军对东海城侧翼安全的重视。西石岛水师营寨的位置就在今天的西墅，山海形势险要。《隆庆海州志》对其咽喉地位有详细的描述：“东海西石岛，去东海城八十里，山高险，南、西、北三面环海，东接舍利山。凡舟往来，舣以伺风信，控制海道，实为要地。洪武六年，淮安卫委官统兵泊舟于此守备。今弓兵把守了望。”从这段记载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此处水师营寨的重要性。明朝初年由水师防守，到嘉靖年间，改为弓兵防守。弓兵属巡检司，明初天下冲要之地皆设巡检司，于丁粮相应人户内金点弓兵应役，一年更替。

从上述史料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海州的海防体系非常严密，东海岛（云台山）上的守御东海千户所共有六座城寨，十八墩。墩台上的士兵日夜了望，一发现警报，就会举火升烟为号，六座城堡中的士兵就会严阵以待。整个东海岛（云台山）势同一座海上堡垒。如此一来，就形成西部大陆上的海州州城的一道天然屏障。海州州城又有西海所镇守，沿海十六墩，与东海所形成隔海夹击之势。这样的防御体系，确实令倭寇无缝可觅，发动不了大规模的骚扰。

其次表现在防御城堡的坚固方面。州城城池的坚固不是一朝一夕完成的，而是经过从洪武到万历漫长的近二百年多少代海州军民的不懈努力才完成的。据《隆庆海州志》记载：“旧志有东西二城，东城高二丈七尺，周围三里，有东西二门。并西城，元季兵废。

国朝洪武二十三年，淮安卫分中前千户所，千户魏玉守御，因西城故址修筑土城。永乐十六年，千户殷轼砌以砖石，高二丈五尺，周围九里一百三十步。东、西、南、北四门：东曰镇海、西曰通淮、南曰胸阳、北曰临洪。月城二。西设水关，池深六尺，吊桥三座在东、西、北门外。嘉靖间，知州吴必学复因城埤增拓，环以铺舍，翼以栅门。署印通判范永官、李维东，知州钱腾蛟、高瑶、杨本俊，相继修葺，工未就续。隆庆壬申，知州郑复亨修筑沿西一带始为完城，民可恃以固守矣。”可知海州州城从洪武二十三年（一三九〇年）开始起筑，直到隆庆六年（一五七二年）才修建成了一座完整的坚固城池，历时一百八十二年。海州城的修筑历史，反映了海州军民挫敌于坚城之下的顽强意志，故《康熙海州志》赞曰：“前朝倭奴犯境，西所捍御之绩匪浅。”诚哉是论。

东海岛（云台山）上的东海城的坚固程度一点也不让州城，《隆庆海州志》载谓：“东海城，旧有大小二城，宋宝祐中，贾似道献捷筑。西、南二面控海，东、北二面抵山，实为重镇。恃此以胜北虏。大城连接小城，东、南二面，通为一城。周围一十三里，皆砌以石。有东、南、北三门。洪武元年，调官军镇守。永乐十六年，淮安卫指挥周得辛增高二尺五寸，并女墙高二丈二尺五寸。城镇二十五座。又有东南水关。东、西二门以北因山为险。吊桥三座，在东、南、北门外。”真不愧是一座险要的海防名城，张峰在《隆庆海州志》中论曰：“东海城跨山临海，与州城声势相援。古人建置，必真见要害之所在而为之。”极言此城的重要地位。从记载来看，东海城极为坚固。

东海城又称南城，与墟沟营寨的北城遥相呼应，前文所引刘兆龙所言“东所有南北二城”，即指此。

北城的建筑情况记录在《嘉庆海州直隶州志》中：“墟沟营寨，《陈志》旧垒并女墙五十七座，高一丈四尺，面七尺，脚广一丈八尺，周围三里九十步，东、南、西、北四门。永乐十六年，指挥周得辛增

加三尺。”可知北城是一座规模较小但非常坚固的海岸要塞。东海营寨的两座城堡及西石岛水师营寨的建造之情不见记载,可以想见,必是与北城、宿城差不多的坚固壁垒。

海州地区构筑的坚固城堡群,使海州人民获得了相对安全的生存空间,有力地遏制着倭寇的侵略野心。

三

从孙子到毛泽东,我国军事家一贯强调人在战争中的作用,认为人心向背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明代海州之作为军事重镇,离不开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不畏强暴、英勇敢战的人民。

关于海州人民的性格,较早时期的《隋书·地理志》就说:“考其旧俗,人颇劲悍轻剽,其士子则任气节,好尚宾游,此盖楚之风焉。”明代的《淮安府志》亦曰:“民俗勇悍,不畏强御,惜名节,保身家。”充分说明海州人民具有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精神品质。

在明代抗倭斗争中,海州军民同仇敌忾,英勇杀敌,夺取了辉煌胜利。陈宣《海州志》载曰:“嘉靖三十六年五月,倭寇突至新疃,州所兵斩获数级,余遁去。至清河口,州判王柱、千户吴继勋等剿杀之。”《赣榆县志》亦曰:“嘉靖三十四年,倭由夹仓山登岸,掠县东鄙,海州同知章道明、县丞林松率民兵御之。”《淮安府志》载:“嘉靖三十四年,倭贼三十六人自海州流入境(沭阳——笔者注),遇邳州兵而歼。”这三次发生在海州、赣榆、沭阳的抗倭斗争都以海州军民的彻底胜利而告结束。

在抵御倭寇、保卫乡土的战斗中,海州百姓奋勇迎敌,不少人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其中最典型的要数三义、六勇。据《嘉庆海州直隶州志》记载:“周淇,字海濒,海州人,有胆略,善骑射,以细瓷末实甲。万历间,有倭警,州牧征淇御之,有功。后与乡饮宾,以寿终。州人祀于东隅山之西滩,名三义祠。”陈宣《海州志》载:“陈升,海州人。征倭,率其徒五人,力战,没于阵。通判范永官祀于东隅山,曰六勇庙。”他们为抵御倭奴的侵犯,不怕牺牲,一往无前,是

海州人民英雄主义精神的生动体现。

海州人民中间既有不怕死的，又有不爱钱的，如捐金筑城的进士张朝瑞和僧人无相禅师。张朝瑞的事迹收录在《嘉庆海州直隶州志》中：“张朝瑞，字子楨，海州人。隆庆时，州有倭警，筑城，朝瑞请于父，率钱以助之。”与张朝瑞同时代的裴天祐在《重修海州城记》中载曰：“进士张君朝瑞捐修坊四十金，为有力之家倡。”可见他为抗倭捐出一笔很大的款子。云台山开山祖师无相禅师捐资筑城事迹有当时人顾乾的《无相上人传》记载：“甚至防倭之城，通津之渡，罔不相而修之。”吴铁秋《苍梧片影》也说：“东海防倭的城，塔湾通津的渡，他都蠲资重葺。”称得上是一位爱国僧人。

海州官军除在本土作战外，还曾去苏州支援抗倭斗争，并有一个百户牺牲在那里。据《隆庆海州志》曰：“丁澄，西海所百户。少孤，事母以孝，闻母疾，澄割肱疗之，母愈，人以为孝感，知州王公旌其孝行。至苏州府，平倭阵亡，挽章有‘割肱昔时终孝养，捐躯今日尽忠良’之句。”这些史实无不反映出海州军民的英勇和顽强。

面对这样的军民，倭寇的气焰是无论如何也嚣张不起来的，他们一踏上这块土地，就会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遭到最后灭亡的下场。因而这些海上强盗不把海州作为他们劫掠财富的目标，而跑到浙江、福建沿海一带大逞凶焰，最终还是在中国人民面前碰了个头破血流。

（《海州湾纵横》二〇〇二年试刊号）

从备倭指挥到东海把总

明朝建立之初,为防倭寇侵扰,从淮安卫八所中分出两个千户所驻守海州地区,一个是守御海州中前千户所,一个是守御东海千户所,并在两所之上设备倭守御东西二海指挥僉事,由淮安卫指挥一员担任。该员是东西二海千户所的上级指挥官,但海州志书中却没有记载历任备倭指挥的姓名、简历,很可能是因为备倭指挥驻地在云梯关,不属海州辖地,故海州志中不收。

目前从《隆庆海州志》中发现的备倭指挥只有张瀛、张柱父子二人。张瀛在对付刘六、刘七农民起义军的战斗中大显身手,一鸣惊人,升淮安卫指挥僉事,备倭东西二海。他的儿子张柱出于形势发展的需要,于正德十六年(一五二一年)在海州城内创立守备公署,驻节于此,便于指挥协调二所动作,防止倭寇入侵。此署在《隆庆海州志》中记载已废,而“至天启年间,又改为苏公祠。”(《康熙海州志》)说明在张柱之后,备倭指挥仍驻云梯关。

嘉靖三十三(一五五四年),明政府将备倭指挥从云梯关移驻东海城内,称东海把总。设置东海把总的原因是“关内作乱”,故“将云梯关把总一员移于东海城中”(《康熙海州志》)。兵变只是诱因,不发生这场兵变,东海把总也还要设,因为嘉靖三十三年(一五五四年)正处在倭寇猖獗的时期,在防倭第一线的东海城中设东海把总,是防倭的客观需要。

万历二十年(一五九二年),丰臣秀吉进攻朝鲜,明朝派军队入朝参战,爆发了一场震惊世界的抗倭援朝战争。在这场打了七年的战争中,海州北抗齐鲁、南蔽江淮的战略地位显得格外重要,明

政府在此加强了兵力。据《嘉庆海州直隶州志》记载：“万历二十年倭犯朝鲜，增设水陆三营驻东海。”《康熙海州志》对这水陆三营记载尤详：“募兵一千五百名，分水陆三营，各设名色把总一员分领，五百名屯本城（指东海城——笔者注），五百名屯鹰游山，又五百名屯菰水口。各有官造沙唬船只，专备东倭，兼防海盗。”这一千五百名“专备东倭”的精兵非卫所兵可比，他们装备精良，各营均配备了官造沙唬船。沙唬船就是沙船，在我国航海史上写下过辉煌篇章，郑和下西洋的宝船就是大型沙船。在海州布置这种战船，说明当时明军十分注意海州沿海的守卫，防止倭寇从海州登陆包抄明军后路。

东海把总一职在明朝灭亡的前一年崇祯十六年（一六四三年）改为守备，恢复了原来备倭守御东西二海指挥僉事的旧称。从嘉靖三十三年（一五五四年）至崇祯十六年（一六四三年）将近百年的时间里，共有十七任东海把总（《康熙海州志》和《嘉庆海州直隶州志》均有记载），他们在巩固海州地区的防倭军事力量，保卫海州人民和平生活方面均有建树。

东海把总之设，改变了“先是把总住云梯关，遥辖东西二所”（《康熙海州志》）的局面，增强了海州这个防倭军事重镇的指挥作战能力，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

（《连云港论坛》二〇〇二年第一期）

明代海州城的修筑经过

海州历史悠久,其城垣亦经历长时间的修建,而以明代修筑尤力。《隆庆海州志》载谓:“州城旧有土城,相传梁天监十一年马仙埤筑。宋绍兴二十二年,魏胜复筑城浚隍以备金人;宝祐三年,李坛又加修筑。”可见海州城的修建可追溯到距今一千四百五十年的梁天监十一年(五一二年)。宋时海州城“有东西二城,东城高二丈七尺,周围三里,有东西二城,并西城。”(《隆庆海州志》)元季海州城毁于兵火。明朝建立后,对海州城进行了长时间、大规模的修建。

一、明初之筑城

有明一代,海州城经过多次修建。张传藻先生认为“从海防看,修海州城有防倭寇的意图。”(《东海地名的演变》)这个观点符合历史实际,古代城池的修筑有着明显的军事目的,使人民在内外战争中受到有效的保护。明代之修筑海州城,则主要是为了防倭,这一点在明初就确定下来。

据《隆庆海州志》记载:“国朝洪武二十三年,淮安卫分中前千户所千户魏玉等守御,因西城故址修筑土城。永乐十六年,千户殷轼砌以砖石,高二丈五尺,周围九里一百三十步。东、西、南、北四门:东曰镇海、西曰通淮、南曰胸阳、北曰临洪。月城二。西设水关,池深六尺,吊桥三座,在东、西、北门外。”表明洪武二十三年(一三九〇年),出于防倭军事需要,明朝政府于淮安卫中分出中前千户所守御海州,千户魏玉在宋代海州西城故址重修州城。当时修建的是土城,与前代并无二致,但规模为大。到永乐十六年(一四